

## 农业生活功能与中国传统的大生命观(中续)

——农业生命逻辑丛谈之六

李根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8)03-0003-11






本篇承接《农业生命逻辑丛谈之五》(《中国农史》2018年第2期),探讨农业实践与大生命观形成,“阴阳”、“气”观念形成的关系。

### 四、农业实践与“阴阳”、“气”观念的形成

无论生生观、一体观或是三才观,都以生命为中心,所以称作大生命观。生命形成和发展的机制是什么呢?按大生命观的逻辑,是气的阴阳开阖。那么,阴阳和气观念的形成,与农业生产和生活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 (一)“阴阳”观念原始

中国传统哲学用“阴阳”概括自然界和社会中一切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事物和现象,“阴阳”交感是一切事物的发展动力,是万物化生的机制,冲塞天地、无所不在、无时不在。“阴阳”与当代流行的“矛盾”概念相似而非等同。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会遇到许多相互对待的二分现象和事物,如大小、长短、上下、远近、多少、软硬、轻重、利钝、明暗、冷热等等,司空见惯。为什么古人用“阴阳”来概括这些相互矛盾的事物和现象呢?这要从“阴阳”的初义及其来源说起。

“阳”和“阴”最初用以表示某种相互联系的天气现象。“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sup>①</sup>,即其简要的概括。阳字在甲骨文中作,从日从,像是初升的太阳出现在树柯之上,也有人认为是太阳当空往下照临的示意。金文在的左下部加上代表初日之光芒的,成为,隶定为易。这就是阳字的初文,其义为阳光照临。如果阳光被云遮盖,就成为“阴”了。《说文》收有“黔”字:“黔,云覆日也。从云,今声。𠂔,古文或省。𠂔,亦古文黔。”<sup>②</sup> 𠂔、𠂔显然是阴字的初文。遮挡阳光的不但有云雾,而且有地物。地物接受阳光照射的一面为阳,阳光照射不到的一面为阴。为此,古人加“阜(阝)”于“易”、“𠂔”偏旁以示意,这就是流行的繁体的“陽”字和“陰”字。《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水北为阳(即河北岸),山南为阳。”注:“日之所照曰阳。”《说文》:“陽(阳),高明也,从阜,易声。”“陰(阴),闇也,水之南(即河流南岸)、山之北也。”<sup>③</sup> 其实不但山脉河流,草木、建筑物也有阳面和阴面。能够活动的人和动物,背为阳,腹为阴。各种地物在阳光照耀下出现的影子也称为阴。

[收稿日期] 2018-05-16

[作者简介] 李根蟠(1940—),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农业史研究。

①《说文通训定声》。

②《玉篇》等古字书沿用《说文》的说法。

③《六书故》:“阳,……山阜之南向日,谓之阳。……故水北亦为阳。阴,……山阜之北背日,谓之阴。……故水南亦谓之阴。”

这些天象、地象所反映的“阳”和“阴”的原始意义,都可以归结为太阳光照的通达或(受阻)“莫达”<sup>①</sup>。其源头都是太阳,都是太阳光照与外物交接产生的不同现象。研究阴阳观念起源应当牢记这一点。

太阳是地球光和热的主要来源,与太阳视运动相联系的日地关系的变化,会引发一系列与上述“阴”、“阳”原始意义相关或相似的自然现象。这就内在地决定了“阴”、“阳”这对相互对待的概念具有扩大其适用范围的“张力”,或曰可拓性。例如日出为昼,日落为夜,昼明夜暗,昼暖夜凉,昼有日,夜有月,于是“阳”和“阴”又获得昼夜、日月、明暗、暖冷等互相对待的意义。太阳视运动的年周期包含着季节即四时的转换。日夜的长短、气候的寒热、大气流动的方向及其强弱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人们称之为“阴阳推移”、“阴阳消息”,在古籍中,阴阳总是与“时”(四季、昼夜)联系在一起的。春秋青铜器中有一个鬲伯子鬲,这个“征鬲”<sup>②</sup>是鬲国贵族伯子鬲给他出嫁到莱国的女儿的嫁妆,铭文中有“其阴其阳,以征以行”的话,寄托着当父亲的爱心:此去山一程,水一程,风一程,雨一程,日日夜夜,让征鬲陪伴着你吧!这里的阳和阴,显然已不是单一指山南水北或山北水南,它包含了向阳、背阳以及风、雨、晦、明等多重意义,而且“其阴其阳,以征以行”似乎是约定俗成的惯用语了<sup>③</sup>。上述材料显示,阴阳概念自始就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扩展力。

太阳是地球上生物生长所需能量的主要供应者,因而来源于太阳光照的原初阴阳观念与农业生产和生活关系十分密切。原始农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天气的晴雨、气候的冷热凉温,日夜的长短,土地光照是否充足,能否保墒,直接影响农业的生产和生活。相传周族先祖公刘率众迁豳,选择部族居址时,首先要“既景(测日影)迺冈(登上山脊分辨地势),相其阴阳,观其流泉”<sup>④</sup>。这是阴阳连为一词始见于古代文献者。《吕氏春秋·辩土》总结畎亩农田建设经验说:“故亩欲广以平,耨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成生。”阳指光照和热量,阴指土壤中的水分,都是作物生长的必要条件。应该说,原始阴阳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在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

阴阳,被古人称为“气之大者也”<sup>⑤</sup>又有“论阴阳必以气”<sup>⑥</sup>之说。阴阳和气是怎样结合的,说清楚这个问题,先要对作为哲学概念的“气”的形成作些必要的探讨。

## (二)原始形态的“气”

“气”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物质概念。它至精无形、充盈无间、川流不息、是能动的、可入的、无限的存在物,构成天地万物的基质和本原<sup>⑦</sup>。

作为名词的“气”字不见于现存的甲骨文、金文<sup>⑧</sup>和《诗经》《尚书》。到春秋时代,作为名词到“气”和关于气的论述才大量出现,学界称之为“断层”。但不能据此全然否定春秋以前存在作为名词的气和事实上的气。甲骨文金文中作为动词的“气”字的形象,与《说文》中作为名词的“气”字的形象一致,它很可能是从象形的名词“气”演变而来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西周中期以前,即使存在作为名词的气,也是用以指称具体事物的,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

①《楚辞·九辩》“阴曀而莫达”。

② 鬲为盛食器,征鬲是行军饭合之类物件。

③ 在传世的文献中,“其阴其阳”一语始见于《管子·地员》,是指地势的向阳或背阳。宋人崔伯易的《感山赋》云:“轩后(按指黄帝)以来,至于成王,自时建都,迁徙不常,远近表里,其阴其阳。”(载《宋文鉴》卷六)与鬲伯子鬲铭的“其阴其阳”相类。

④《诗经·豳公刘》。

⑤《明儒学案》卷49载何廷相语。

⑥ 中国传统哲学的“气”,与古希腊哲学的“原子”,虽然同为物质概念,但有不同特性。后者是一个个被“虚空”间断的、有形的、不可分、不可入的微小粒子。

⑦《庄子·则阳》。

⑧ 甲骨文、金文的“气”字作乞求、迄至和终止(讫)解,可能与上古燔柴祭天的习俗有关。

作为哲学概念的“气”是从表示具体事物的“气”概括提炼出来的。古人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把一些可感而不可触,没有固定形状的流动气态物,或无形的生物气息等,称之为“气”。有的学者详列各类原始意义的气,包括烟气和蒸气,云气、雾气、风气和寒暖之气,气息,分别予以剖析,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基础<sup>①</sup>。对“气”的哲学概念形成,云、息和风作用突出;以前不大被人关注的阳(易),实际上起着基始性的主要作用。下面分别作些探讨:

### 1. 云与“气”

《说文》,“气,云气也,象形”。徐锴《说文系传》曰:“象云起之貌,古文又作𩇛、𩇜。”《说文》训“云(云)”：“山川气也。从雨、云,象云回转形。”<sup>②</sup>云古文作𩇛、𩇜,不从雨,与“气”的象形字一脉相承。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气本云气,引伸为凡气之称。”这是古代学者有代表性的观点。云气在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显示出一系列特殊的品格。

一曰和合阴阳。云气是山川的“润气”(阴)蒸发升腾而成的,而这种蒸发升腾则是太阳曝晒(阳)引起的。所以《春秋元命苞》说“阴阳聚为云”<sup>③</sup>。而且,如前所述,阴晴(阳)本身就与云的动态变化分不开。

二曰通透万物。云历来是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荀卿是写《云赋》的第一人,而且他是以哲学家的视野来写的。他说,云“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宇”,“此夫大而不塞者(杨倞注:云气无实,故曰不塞)与?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郤(郤通隙——引者按)穴而不偪者与?”这就是说,无大不充,充而不留空档;无细不入,入而不显狭逼。这和《管子·内业》对“精气”“其细无内,其大无外”的概括一致。这种可入性或通透性是气能够成为万物基质的依据。

三曰转换性态。云的形状颜色本身就千姿百态,“崢嶸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sup>④</sup>。不但有云相的变幻,还有性态的转换。“云行雨施,品物流形。”<sup>⑤</sup>云雨关系如此密切,古人干脆合“云”“雨”而成“雲”字。雨雪风霜等都是云气运行导致或相伴的,并且都以云相的变化为先兆。荀卿《云赋》:“托地而游宇,友风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广大精神,请归之云。”一个“游”字突显了云的流动不辍和变幻不居。云雨性态的转换是气的聚散盈缩的典型表现之一,古人以气的阴阳转解释它:“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唐王冰注:‘阴凝上结则合以成云,阳散下流则注而为雨。雨从云以施化,故言雨出地。云凭气以交合,故言云出天。’)”<sup>⑥</sup>

四曰循环无端。云实质上是在太阳推动下水循环的中间产物,是水循环的必要中介物。对此,古人也有所认识。《吕氏春秋·圜道》:

云气西行,云云然(汉高诱注:云,游也。周旋运布,肤寸而合,西行则雨也),冬夏不辍;水泉东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满(高注:水从上流而东。不竭尽也,下至海,受而不满溢也)。小为大,重为轻,圜道也(小者,泉之源也,流不止也,集于海,是为大也。水湿而重,升作为云,是为轻也)。

① 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第一章第二节“气概念的原始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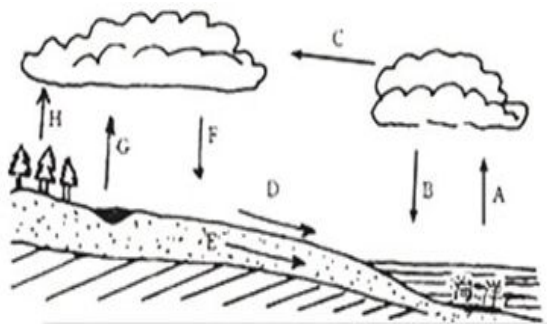
② 《太平御览》卷8引《说文》则谓“云,大泽之润气也。”《洪范五行传》云:“云起于山而弥于天。”

③ 《初学记》卷1引。

④ 宋玉:《高唐赋》。

⑤ 《周易·乾卦·彖传》。

⑥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A、G、H 是蒸发, B、F 是降水, C 是水汽输送, D 是地表径流, E 是地下径流

云气以上这些特性,为构建“气”这一哲学概念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云相之变幻是认识天、认识大自然的最直观、最敞亮的“窗口”。为了突出表现云在天气气候预测和水循环中的巨大作用,2017 年世界气象日(3 月 23 日)的主题定为“观云识天”。中国“观云识天”有着悠久的历史。“云行致雨,露结为霜”<sup>①</sup>。万物生长离不开阳光雨露,云在其中起的作用极大,“大参天地(指参天地之化育万物),德厚尧舜”<sup>②</sup>。所以古人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十分重视云的动态。云甚至

成为中国上古时代的一种图腾。“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sup>③</sup>《左传》僖公五年说:“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物故也。”这显然是一种相沿已久的制度。古人对云的认识,是建立在农业实践的基础上的。云气之所以成为气的哲学概念的的重要渊源,显然与古人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对云的观测分不开。

## 2. 风与“气”

荀子把风称为云之友。与云一开始就被称为气不同,风被称为气较晚。风与其他原始形态的“气”一样,具有能动性、流动性、可入性等,但它的流动性特别显著,风的流动一刻也不停息,停息就不成其为风了。再者,风的流动性与气候变化密切在一起。这是因为中国大部分农区处于东亚典型季风区,季风大大加强了四季温度和湿度的差异<sup>④</sup>。春夏秋冬四季风从不同方向刮来,风向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季节和气候温炎凉寒的变换。不同的风成为不同季节的先兆和标志。因此,风在上古时代备受人们的重视。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风的卜辞,一般借用凤(风)字。卜辞中有“帝使风”、“帝其令风”、“帝风”等文,风是作为天帝的使者出现的。卜辞中还有关于风的祭祀,它直接联系到谷物的生长。最有名的是祭祀四方风的卜辞。这时还看不到风与气的联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风与寒热之气和阴阳之气相结合。阴阳之气在天地之间的运动,不但表现为在时间中前行,而且表现为在空间中转移,古人用“阴阳推移”、“阴阳消息”来概括这种现象<sup>⑤</sup>。这样,阴阳二气通过时间之轴和空间之轴实际上把天地万物联为一体了。这其中就融入了风的特性和作用。

风的另一种特性是通过不同的孔道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所以庄子把它比喻为“大块(大自然)噫

①《千字文》。按,实际上应该是“雾结为霜”,而雾其实是接近地面的云气。

②《荀子·云赋》语。

③《左传》昭公十七年。

④大地的寒热温凉的季节更替,不但与地球公转和自转形成的日地距离变化有关,而且与年周期内季风的对流和循环有关,后者又是大陆和海洋对太阳辐射不同的热力反应所致。季风是由于海陆热力性质的不同和太阳辐射的季节变化而产生的以一年为周期的大型大规模的大气海陆环流。对于太阳的辐射的变化,大陆增热和冷却的程度和速度较快,海洋则反之。冬季,大陆比海洋冷,形成冷高压,近地面空气自大陆吹向海洋;夏季,大陆比海洋暖,形成热低压,近地面空气自海洋吹向大陆。在中国,青藏高原隆起以后形成的从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大地形大大加强了这种环流。

⑤如《墨子·辞过》:“四时也,则曰阴阳。”《郭店楚简·太一生水》:“寒热者,[四时之所生也]。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管子·立政》:“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管子·四时》:“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淮南子·泰族训》:“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白虎通·四时》:“春夏秋冬。时者,期也,阴阳消息之期也。”如此之类,不胜枚举。

气”<sup>①</sup>。由于风之有声,故古人亦称音乐为“风”。风的这种特性;被古人利用来观测和把握农时。这种工作的负责人是作为乐师的“瞽”。《国语·周语上》载,西周王室每年春耕藉礼时间的确定,除了由太史“顺时视(视)土”外,还由“瞽”于前五日报告“有协风至”,藉礼举行当天,“瞽帅音官以风土”,韦注:“风土,以音律省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也就是用乐管测试“风气”,确定已经到了风气与土气协调适宜春耕的关节点。如果这种解释正确的话,不晚于西周后期,风气的观念已经产生了<sup>②</sup>。春秋时代流行的“六气”中有风,战国时期风则被看作是天地之气相互作用的产物<sup>③</sup>。

### 3.息与“气”

“气”概念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渊源是人的呼吸之气。古人称之为“息”。《说文》:“息,喘也,从心自,自亦声。”徐锴《系传》:“自,鼻也,气息从鼻出,会意。”《汉书·扬雄传下》:“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颜注:“惕息,惧而小息也。息,出入气也。”大声叹气则称“太息”。“息”不但人有,动物也有。庄子就曾“用生物以息相吹也”<sup>④</sup>、“大块噫气”<sup>⑤</sup>形容自然界的风。呼吸有无是判别生命存否的最明显的征象。俗话说:人活一口气<sup>⑥</sup>。所以“息”有“生”义。《汉书·宣帝纪》“刑者不可息”,颜注:“息谓生长,言剕刑之徒不可更生长也。”生息、保息、子息、蕃息等均取其“生”义,并推展到植物(孳息)、土壤(息壤)、经济活动(利息)和阴阳概念(阳生为息,阴死为消<sup>⑦</sup>)中。气和息本来是不同的两种事物,前者指自然界中的气态物,后者指人和动物的呼吸。但两者很快就融通了。人们以气表息,把息纳入气的范畴。如打呵欠的“欠”,本是“息”的一种状态,《说文》作𠂔,“象气从人上出之形”。𠂔反转成为𠂔,隶为“无”<sup>⑧</sup>,表示“饮食气逆不得息”,即不能顺畅呼吸,俗语“打膈”。太息也用一个带气的字——“愀”来表示<sup>⑨</sup>。人们又用息释气。如宋丁度《集韵》:“气、氣、炁,丘既切。《说文》云气也,象形。一曰息也。或作氣、炁。”息之融入气,使气有了生命的意义。大自然中的气也和生命有关,如生物的生长离不开阳光雨露,但那是生命的外部条件,呼吸所包含的乃是生物内部的生命之气。人和动物的生命还有赖于血液的生成和循环,血液靠心的搏动来运行的,这就是血脉。人们把血液和呼吸之气联系起来,于是又形成了血气的概念。血气的运动是人和动物生命存在的前提。“道(导)血气”<sup>⑩</sup>成为中医养生的理论基础。

后来人们又把气和蕴含生命力和繁殖力的种子结合起来,形成气种子说。朱熹说:“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sup>⑪</sup>气种子说的提出,使气的生命意义更加普遍化。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气的哲学概念与农业的联系。

“气”和“息”的融通除了赋予“气”以“生命”的意义之外,还促使人们对各种具体的气予以贯通和

①《庄子·齐物论》

② 这种掌握农时的办法,似乎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国语·郑语》载史伯言:“虞幕能听协风,以成物乐生者也。”韦注:“虞幕,舜后虞思也。协,和也。言能听知和风,因时顺气,以成育万物,使之乐生者也。《周语》曰‘瞽告有协风至,王乃耕藉’之类是也。”

③《吕氏春秋·音律》:“天地之气,合而生风。”

④《庄子·逍遥游》。

⑤《庄子·齐物论》。

⑥《管子·枢言》:“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

⑦《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集解引南朝梁皇侃曰:“乾者阳生为息,坤者阴死为消。”

⑧“无”音既,不是“无”。

⑨《诗经·下泉》:“愀我寤叹。”郑笺:“愀,叹息之意。”《说文》:“太息也。”







⑩《管子·中匡》:“公曰:请问为身。对曰: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

⑪《朱子语类》卷1。





一体化。《吕氏春秋·有始》：“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注家用《易》的“近取诸身”解释，甚确。人的一身是由气血经络贯通的，大自然亦应如是。《庄子》就把呼啸的风比作“大块”（大自然）的“噫气”。宋杨万里说：“天地犹一人之身也。雷风水火犹一身之血气也，雷者天地一身之瞽欬也，风者天地一身之嘘呵也，雨者天地一身之膏液也，日者天地一身之暖气也。”<sup>①</sup>真德秀说：“冬至之后为呼，夏至之后为吸，此天地一岁之呼吸也。”<sup>②</sup>我看，古人对世间各种各样“气”的统一的理，很可能是通过人体呼吸和气息的比附而达成的。既然人的生命以呼吸为首要条件，那么天地万物的生命也必然以气为基本前提。这应该就是气被视为世界万物本原的原因。

#### 4. 阳与“气”

在关于气的哲学概念起源的研究中，“阳”与气的关系往往被忽视。实际上，“阳”对于气的哲学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

“日”和“阳”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从字源看，日字甲骨文作,就是今人所称之太阳的象形。阳的初文易，其甲骨文作,像初升之日，金文作,右下部的是日所释放的光。日是热光源，在释放光的同时也释放热，所以不妨把,因而也就是把“易”（）理解为太阳释放的光和热的结合。古人称“日”为“阳之宗”、“阳之主”<sup>③</sup>，或称“太阳之精”<sup>④</sup>。所谓“太阳”即阳之至盛者，此言“日”系由旺盛阳气之精华充盈而成。后来人们径称“日”为“太阳”。由于“日”获得“太阳”之称，有些人就产生“阳”等同于“日”的错觉。其实原来两者是有区别的。“日”是“阳”的源头和“仓库”，“阳”是“日”释放或吐施的光热。

“阳气”一词在古籍中相对晚出，而“阳气”的含义也在发展中拓展得很宽泛，但返本溯源，它最初实质上是指太阳的光和热。这一实质在“阳”的初文“易”已经体现出来。太阳的光热包含了一系列神妙的特性，如无形而有象，可感而不可触，但并非虚无的幻象，而是实实在在的特殊物质与能量的统一；它广被天地，温煦万物，其光芒虽或受阻，但包含的能量却可通透一切，为万物所吸纳，为生命的形成发展所不可或缺；它还能引发变化多端的各种自然现象。由于这些特性，古人把阳（易）视为气。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日与气的联系。“天施地生”是古代广为流行的成说<sup>⑤</sup>，“天”所施的气主要是阳气，故“天施地生”又叫“阳施阴受”或“阳施阴化”<sup>⑥</sup>，而阳气的主要来源是“日”。能够吐施阳气的不止是日。《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载曾参转述孔子之言：“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北周卢辩注曰：“景，古通以为影字。外景者，阳道吐施也。”这就是说，可以用是否产生影子来区别“吐气者”和“含气者”。火和日能产生影子，被孔子肯定为吐气者。巧得很，徐锴《说文系传》收录气的两个古文和,正与此相对应。为火吐之气，即烟；为日吐之气，就是“阳（易）”了<sup>⑦</sup>。又，《诗经·采芣》：“雨雪瀼瀼，见晛曰消。”《毛传》“晛，日气也。”“晛”字，古代字书除训为“日气”外，还有

① 《诚斋易传》卷19《说卦》。

② 《西山读书记》卷37。

③ 如《汉书·孔光传》：“日为众阳之宗。”《淮南子·天文训》：“日，阳之主也。”更早的《管子·四时》则有“日掌阳”之说。

④ 许慎《说文》：“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引《说文》无“不亏”。此二字疑为后人所加。《北堂书钞》引《范子计然》：“日者，太阳之精。”郑玄注《礼记·郊特牲》：“日，太阳之精也。”又，张衡《灵宪》：“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等等。

⑤ 如《周易》益卦彖辞“天施地生”；王充《论衡·奇怪》“天地夫妇也，天施气于地以生物。”

⑥ 前者见于朱熹《周易本义》卷3等；后者见于《淮南子·天文训》等。

⑦ 《论衡·诂术篇》：“日火也，在天为日，在地为火。何以验之？阳燧向日，火从天来，由此言之，火，日气也。”

“明也”、“日光也”、“日出好貌”等解释<sup>①</sup>,这些解释是互通的,从一个侧面说明太阳光热之为气,确实是人们十分古老的认识。

经过时光的冲刷,现存古籍中𤣥、𤣥已鲜见。在“阳气”一词出现以前和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古籍中单个阳字往往表示日所释放的光热。《礼记·郊特牲》载:“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是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薄社北牖(窗户),使阴明也(注:绝其阳,通其阴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sup>②</sup>社是土地神,社祭是十分古老的“报本反始”的农业祭典。这里谈到西周的两种社:天子大社和丧国之社。前者露天进行,“以达天地之气”;后者“屋之”,以隔绝“天阳”。《公羊传》哀公四年“六月辛丑,薄社灾。……亡国之社盖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蔡邕《独断》说:“古者天子亦取亡国之社,以分诸侯,使为社以自儆戒,屋掩其上,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自与天地绝也。面北向阴,示灭亡也。”保存灭国之社以资儆戒的做法起码可以追溯到成汤灭夏之时<sup>③</sup>。这样做的根据是长期农业实践中所积累的古老的经验——农作物的生长离不开天上的阳光雨露,地上的水分养料,尤其是“天阳”。《礼记》成书较晚,“天地之气”容或渗入后人的观念,上述经验则是实实在在的;“天阳”很直观,我相信是古老的观念。《诗经·豳风·七月》描述周族先人居豳时的生产和生活,其中有“春日载阳”句,所谓“阳”就是日所散发的明媚温煦之气。取材于古老农书《后稷》的《吕氏春秋·辩土》说农作物要“上得阳,下得阴,然后咸生”。“上得阳”的“阳”就是“天阳”。《管子·宙合》:“天涓阳,无计量;地化生,无法崖。”唐房玄龄注:“涓,古育字。天以阳气育生万物,物生不可计量;地以阴气化万物,物之生化无有崖畔。”房注把“阳”解释为阳气是对的,应该指出的是,《管子》这里所指的是直接表现为光和热的阳气原始形态<sup>④</sup>。

从现有的材料看,西周后期以前被称为“气”的具体事物,有云、𤣥(日发出的光热)和𤣥(火燃物发出的烟)<sup>⑤</sup>。寒、热、风、雨、晦、明之被称为气,应该是在气成为普遍形态的概念以后。其实,云、雾、寒、热、风、雨、晦、明等的形成,均与太阳光热照射的变化有关。也就是说,“阳(易)”气既是气的一种原始形态,又是若干与具体现象相联系的气的原始形态之源。哲学意义上的“气”,不但是万物的基原,而且承载着生命的功能。如果说息与气的融通使气具有生命的意义,那么,阳(易)之为气,则从另外的角度赋“气”以生命的特性。总而言之,阳既是气的原始形态之一,也是“气”的哲学概念的重要源头。

### (三)气的哲学概念的形成及其与阴阳的结合

#### 1.“天地之气”概念的出现

不晚于西周后期,气的哲学概念形成了。《国语·周语上》载:

幽王二年(前780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韦注:烝,升也。阳气在下,阴气迫之使不能升也),于是有地震(阴阳相迫,气动于下,故地震也)。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注:镇为阴所镇筭也),阳失而在阴(在阴,在阴下也),川源必塞(注:地动则泉源塞),源塞国必亡(注:国依山川,今源塞故国将亡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注:水土气通为演,演犹润也。演则

① 见《康熙字典》。

② [宋]卫湜:《礼记集说》卷64引“马氏曰”:“霜露风雨之气达,则万物之所以生也,故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示其有生物之功也。丧国之社屋之,使之不受天阳,示其生物之功息矣。”

③ 《尚书·汤誓》:“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

④ 《礼记·礼运》篇云:“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竅于山川。”这里的“阳”应是指“日”所支出的光和热。也就是“天阳”。

⑤ 火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十分密切,燃火生烟称“𤣥”或“气”历史悠久,现存甲骨文中用作动词而具有“乞求”等义的“气”字,与上古时代焚柴祭天以求神祐有关。战国初年“行气玉佩铭”中的气字仍作“𤣥”。日和火被分别称为天阳和地阳。王充则以以阳燧向日出火为例,推断火也是“日气”(《论衡·诂术》)。

生物,民得用之),土无所演,民乏财用(注:水气不润,土枯不养,故乏财用),不亡何待!

这是第一次出现在现存古籍中关于“天地之气”的明确记载。天地之气超越了与具体现象直接相联系的气的原始形态,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天地之气与阴阳之气相对应。这种对应在一定意义上与天阳地阴观念有关。原来在天上的阳气被阴气压迫屈伏于地下,阴阳两气的冲突引发了地震,这就叫做天地之气失序。人类伊始,在生产和生活中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天上太阳的光和热,天阳的观念应该十分古老。当太阳下山或被阴云遮盖,大地就一片阴暗和寒凉,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与天阳对应的地阴的观念。但在很长时期内它们是与特定的具体现象相联系的。现在,阴和阳已经脱离了特定具体现象的羁绊,阳不是单纯的光热,阴也不是单纯的暗凉,阴阳也和气一样成为普遍性的概念。正如《庄子·则阳》所说:“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可见,气哲学概念形成之始,确实是和阴阳哲学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难怪古人“论阴阳必以气”了。究其原因,如前所述,“阳”既是气的原始形态之一,又是气哲学概念的重要源头;而阴和阳是相互对待、相互联结的概念,其初义源于太阳吐施光热的通达或受阻,而太阳光热与不同外界事物或外界条件的交接,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所以阴阳概念内在具有张力或可拓性。这种联系和可拓性使阴阳成为与气密不可分的普遍性概念。

## 2.从虢文公谏“不藉千亩”看阴阳之气概念的演进

实际上,变化早已开始。在阳伯甫论述“天地之气”将近半个世纪前,虢文公于周宣王即位时(前828年)劝谏“不藉千亩”的议论,已经透露了“阳气”和阴阳概念脱离原始形态的信息。《国语·周语上》载:

古者大史顺时觐(按,视也)土,阳瘳(按,厚也)愤盈,土气震发(瘳厚也愤积也盈满也震动也发起也),农祥晨正(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农事之候。故曰农祥),日月底于天庙(底,至也。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土乃脉发(脉,理也。农书曰:春,土长冒振,陈根可拔,耕者急发)。先时九日(先立春日也),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初吉也。诗云:二月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蒸,升也。膏,土润也。其动,润泽欲行),弗震弗渝,脉其满膏,谷乃不殖(震,动也。渝,变也。膏,灾也。言阳气俱升,土膏欲动,当即发动,变泻其气,不然则脉满气结,更为灾病,谷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阳官,春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监农不易……先时五日,警告有协风至(警,乐大师,知风声者。协,和也。风气和,时候至也。立春日融风)。……是日(按,行藉礼之日)也,警帅音官以风土(音官,乐官也。风土,以音律省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农稷则徧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阴阳分布,日夜同也。滞,蛰虫也。《明堂月令》曰: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土不备垦,辟在司寇。”……

这是农学史上的重磅材料,又是“阳气”一词始见于文献者,文中提到的“土气”和“阳气”及其间的关系,学界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要多花些笔墨。

有的学者认为,“土气”指春天原野上冉冉升起的蒸气,“阳气”指大地回春以后的暖气<sup>①</sup>。作者显然认为土属“阴”,应与阳气分割开来;蒸气是蒸发的水气,水也是属阴的,可与土气相配。这种解释存在两个问题。在《周语》的记载中,“土气”、“土膏”和“土脉”是相互依存、三位一体的。每年春暖解冻,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开始流动,土壤呈松散状态,古人认为是春耕的适宜时节。“土气”就是对土壤温湿度的变化,水分、养分、气体的流动等综合性状的概括。“土膏”指土壤中某种肥沃润泽的精华之物,是“土气”中最重要的成分。“土脉”是指“土气”或“土膏”有规律的搏动和流通。这些论述把土壤视为有生命的活的机体,农史学者称之为“土脉论”。把“土气”说成是春天原野上冉冉升起的蒸气,显然不符合

① 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3页。

《周语》的原意。此其一。《周语》既曰“阳瘳愤盈,土气震发”、“土乃脉发”,又曰“阳气俱蒸,土膏其动”,足见土气和阳气相互关联,把它们分割开来显然也不符合《周语》的原意。此其二。于是有的学者以此为据,并引证老聃“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sup>①</sup>等语,断言“阳乃土之气,发乎地;阴为天之气,出乎天”,是那时思想家们的共识,而这个阴天阳地、阴上阳下的古老说法,同后来的观念正好颠倒<sup>②</sup>。这种说法也有问题。如前所述,阳字的初文“易”就是太阳所释放光热的象形,表明日是阳气的主要来源;“天阳”是十分古老的观念。把阳气“发乎地”视为比“天阳”更为古老的观念是难以成立的。另外,立春时节“阳气俱蒸”也并非西周时期特有的观念。如《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东汉郑玄注“此阳气蒸达,可耕之候也。《农书》曰:‘土长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也是把地气与阳气联系起来<sup>③</sup>。这种说法历代相沿不替,没有谁要否定或修正它。

这不是与“天阳地阴”的观念相冲突吗?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因为无论《周语》讲的“土乃脉发”相联系的“阳气俱蒸”,还是郑玄解释《月令》“地气上腾”的“阳气蒸达”,都是“阳气”拓展了的形态,不同于直接表现为太阳光热的阳气原始形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阴阳和气概念演变的轨迹。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确实有天阳地阴之说,但不应把它绝对化。桓谭《新论·离事》曰:“日为天阳,火为地阳,地阳上升,天阳下降。”可见“天阳地阴”不等于天气唯阳,地气唯阴<sup>④</sup>。其实,阴气也不是地所独有的。阴气、阳气都是“天地之气”。天地之气和阴阳之气是交叉互动的。魏文公的议论中,无论是“史”之“祝土”,“瞽”之“风土”,或是“阴阳分布,震雷出滞”,都是这种交叉互动的反映。古有天施地生之说,天是施气者,地受气而化生万物,是一个载体。天向土地施放的阳气(光和热),直接或间接地供应土地上的动植物和土地中的虫豸、微生物生长所需能量。天向土地施放的阴气(雨露霜雪和寒流等),也是生物生长中能量的转化积累和代谢更新所不可缺少的,于是形成一年四季的阴阳消长和寒热更替。阴阳二气在天地之间互换其优势地位和生杀功能,共同完成生物的生命周期及其更新换代。冬天寒风凛冽,大地冰封,土地中所吸收和蕴涵的阳气,不是消失了,而是被冰冻层封锁起来,储存在地下,天气和地气因而被隔绝。《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指此。立春以后,暖风吹拂,大地解冻,土地中被冰冻封闭起来的虫豸、微生物开始活跃起来,水分和养分开始流动,土壤呈现松解状态,土地冒出了生发之气。由于冰封的解除,天地之气得以交接,新的生命周期开启了。《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指此<sup>⑤</sup>。上引魏文公和郑玄所说的“阳气”,就是指土地的这股生发之气。它是土壤中虫豸、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和土壤中储存的太阳光热所释放的能量的结合,一定程度上是表现为太阳光热的“阳气”原初形态的拓展和转化。

应该指出,魏文公讲的这套制度,不是周宣王即位时产生的,而是以前延续下来的。文中提到了“阳官”,韦注说即《周礼》的“春官”。这反映了西周时已经以阴阳名季了。阴阳不但名季,而且名月。西周诗篇《诗经·采薇》<sup>⑥</sup>:“曰归曰归,岁亦莫(暮)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已经岁暮了,远戍的将士们,快快回来吧!阳与暮对应,毛传说阳是指“阳历阳月”。郑笺:“十月为阳,时坤用事,嫌于无阳,故以

①《庄子·田子方》载。

②《阴阳:道器之间》,http://blog.sina.com.cn/s/blog\_7d700

③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阳尊阴卑》:“阳气以正月始出于地,生育养长于上。”

④“地气”除泛指地中之气外,有时还用以指称气候。如《周礼·考工记序》:“橘逾淮而北为枳,鸛鹑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此“地气”就是气候,相当于后来的“风土”。

⑤《礼记·乐记》:“地气上齐(注:齐读为跻,跻,升也),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应焉。”

⑥据《毛序》,《采薇》诸篇是描述周文王奉商朝天子命遣军戍役以御玁狁之事。近世学者或谓该诗背景是周宣王时事。

名此月为阳。”<sup>①</sup>在郑玄时代,阴阳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此消彼长已经按照《周易》的卦象程式化了<sup>②</sup>,西周末必达到这种程度,但以时间为轴的阴阳消长观念无疑产生,十月之称为阳意味着阴极而阳生,隐含了生命循环的意义。

据《越绝书·外传枕中》,越王曾向范蠡请教“阴阳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气而物生”的道理,范蠡告诉他:“臣闻阴阳气不同处,万物生焉。冬三月之时,草木既死,万物各异藏。故阳气避之,下藏伏壮于内,使阴阳得成功于外。夏三月盛暑之时,万物遂长,阴气避之,下藏伏壮于内。然而万物亲而信之,是所谓也。阳者主生,万物方夏三月之时,大热不至,则万物不能成。阴气主杀,方冬三月之时,地不内藏,则根茎不成,即春无生故。”这种解释未必完全准确,但它说明古人对阴阳二气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万物生命周期的完成及其更新换代,是有深刻的认识的。这类认识,还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时代。据《韩非子·解老》,传说周公就说过:“冬日之闭冻也不固,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费,而况于人乎?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鲁迅“寒凝大地发春华”,正是此意。

### 3. 关于“六气”说

不过,西周后期至春秋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气的哲学体系似乎尚未成熟,尚处于新旧杂陈的过渡状态。最具时代特征的是“天六地五”说。《周语·周语下》载单襄公言:“天六地五,数之常也(韦注:天有六气,谓阴、阳、风、雨、晦、明也;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以天之六气为经,以地之五行为纬而成之),经纬不爽,文之象也。”《左传》昭公元年载医和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sup>③</sup>

问题来了。且不说虢文公、阳伯甫早已提出“天地之气”的概念,阴阳之气也不再固着于特定的具体现象,而与天地之气相对应,为什么二百多年后单襄公和医和却把阴阳二气固定在“天”气的范畴内,而与风雨晦明等具体现象并列?<sup>④</sup>

有的学者指出,“天六地五”是春秋时代流行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哲学观念。“六气”来源于《尚书·洪范》的“庶征”。“庶征”是雨、暘、燠、寒、风。六气是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和“庶征”都有风、雨,“六气”的阴、阳,相当于“庶征”的寒、燠,“六气”的明相当于“庶征”的暘;“六气”只是比“庶征”多了一个晦。“六气”与“五行”分属天和地,又和《洪范》“庶征”和“五行”属不同范畴一致。但“庶征”是“上帝监民”(《尚书·吕刑》)、奖惩人间善恶的征兆。六气则把它变成了自然界的物质。<sup>⑤</sup>

指出“六气”与《洪范》“庶征”的渊源关系,实际上已经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在观念领域,传统是巨大的习惯力量,在长时期内足以左右人们的思想。在形式上与前代经典——《洪范》衔接,在内容上则

① 又《诗经·杕杜》:“日月阳止。”郑笺曰:“十月为阳。”

② 董仲舒《雨雹对》云:“天地之气,阴阳相半,和气周回,朝夕不息。阳德用事,则和气皆阳,建巳之月是也。故谓之正阳之月。阴德用事,则和气皆阴,建亥之月是也。故谓之正阴之月。十月阴虽用事,而阴不孤立,此月纯阴。疑于无阳,故谓之阳月。诗人所谓‘日月阳止’者也。四月阳虽用事,而阳不独存,此月纯阳,疑于无阴,故亦谓之阴月。自十月以后,阳气始生于地下,渐冉流散,故言息也。阴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纯阳用事。自四月以后,阴气始生于天下,渐冉流散,故云息也。阳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纯阴用事。二月八月,阴阳正等,无多少也。以此推移,无有差戾,运动抑扬,更相动薄,则熏蒿歆蒸,而风雨云雾,雷电雪雹生焉。”(《古文苑》卷11)可以作为汉代人在这方面的一种认识。

③ 春秋时代谈到“六气”的材料,还有《国语·周语下》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年)载伶州鸠语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载子太叔语等。

④ 医和的话说于鲁昭公元年(前541年),单襄公的话是他的临终前说的,大约在周简王十四年(前572年)。阳伯甫的话则说于前780年。

⑤ 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第二章第七节“六气与五行”。

有所突破,这正是人们惯用的一种策略,符合思想史的发展规律。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衔接,“天六地五”说得以在较长的时期内流行,但在内容上新旧杂揉,比起阳伯甫的“天地之气”论,很难说是一种进步。向阳者温,背阳者凉,本来是阴阳初义的自然延伸,把阴阳二气定位为寒、热,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阴阳固着于具体的物象,只是阴阳概念拓展初期的特点。从阳伯甫论与阴阳相对应的天地之气看,阴阳概念的拓展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一阶段。所以,阴、阳与风、雨、晦、明并列是不伦不类的,阴、阳早已包摄了风、雨、晦、明。它们不是并列的关系。如果说,阴、阳也包含了寒、热的意义,那它已不是静态的寒热,而是相互依存,此消彼长,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着的寒热,因而也就超越了单纯气温寒热的意义了。

六气说形成于何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形成于“天地之气”论出现以前,阴阳概念还处于拓展的初期,局限于与天气现象有关的范围内,没有脱离具体的物象,没有涵括天地万物。另一种是形成于“天地之气”论出现以后,阴阳概念已超越了拓展的初期,那么,“六气”说就是新理论与旧思想的妥协和调和。无论哪一种情况,“六气”说都没有导致阴阳概念固化,没有能够阻止阴阳概念的继续发展。

战国初年,《老子》创造性地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气论哲学揭开了新的一页,以更为完备的形态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了。



(上接第20页)

周边的植被产生影响。本次发现的炭化植物遗存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遗址所在区域微环境中的植被多样性,但多种指示农耕活动的杂草种子也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存在。同时几乎所有非农作物遗存都表现出极低的数量百分比和出土概率,这种现象或许表明丁公遗址的先民对聚落及周边环境存在着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对聚落农业生产不利的植被条件。总之,上述认识仍需要该遗址其他相关研究成果来进行判别和辅证。

#### 四、结 语

邹平丁公遗址2014年度龙山文化时期炭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显示,丁公遗址龙山文化时期聚落生业经济模式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粟、黍、稻、小麦和大豆为农作物组合,其中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为主,稻作农业占有相当比重,小麦也有一定贡献。这一结果与海岱地区同时期其他考古遗址的情况基本一致,但也存在聚落之间的一定差异。种类丰富、生境多样的非农作物遗存中,有指示农耕活动的田间杂草种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遗址所在地区的植被信息。炭化植物遗存分析为了解丁公遗址龙山时期聚落的植物利用、生计模式、农业生产和环境等提供了重要信息。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欣和北京大学博士生马永超完成浮选工作,谨致谢意。]